

漢

學

商

兌

漢學商兌卷下

桐城方東樹

於易則有胡渭易圖明辨惠士奇易說惠棟周易述易漢學
易例周易本義辨證洪榜易述贊張惠言虞氏義虞氏消息
惠氏士奇曰漢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荀爽以
升降鄭康成以及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
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氏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
書又創爲虛象之說而古易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
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

江氏藩曰永嘉以來鄭元王弼二注列于國學至南齊用鄭

義隋唐專主王弼而漢晉諸儒之注皆亡惟唐李氏集解博採諸儒之說如孟喜京房馬融鄭元荀爽劉表宋衷虞翻陸績畧存一二於是卦氣六日七分游魂歸魂飛伏爻辰交互消息升降納甲之變半見等例藉此可以推尋無如王韓清談程朱理學錮結人心或詆爲穿鑿斥爲邪說先儒古義棄如土梗夫漢儒之說以商衢爲祖商衢之說孔子之言可謂之穿鑿邪說哉自王韓之書行二千餘年無人發明漢時師說東吳惠氏起而導其源疏其流於是三聖之易

漢學家主張管輅傳

皆以爻辭爲文王作無

周公易故止稱三聖

昌明于世

國初老儒如黃宗羲易學象數雖闢陳搏康節之學而以納

甲動爻爲偽象又稱王輔嗣注簡當無浮義黃宗炎周易象辭圖書辨惑亦力闢宋人然不專宗漢學非篤信之士也

按許叔重說文解字所引壁經古文率多異字顧亭林氏謂以今經校則說文爲短說文引易孟氏古文也西京時劉向校書以中古文較施孟梁邱之易經或有脫字惟費氏經與古文同云有脫字不云異其所爲古文也鄭氏實傳費易輔嗣之注用康成本則雖改爲俗書其經義固不異如惠氏棟九經古義所甄錄古文大抵字異而義無異者也至于易本實象實象之說本之朱子非虛象較畧例所論固最得理然輔嗣之斥互體卦變五行爲說滋蔓非無見也孔

冲遠奉詔作疏獨用王注廓清千古誠有功于四聖長孫
輔畿等無識其作隋志慨嘆鄭學不過仍王儉陸澄之餘
論而已趙紫芝詩曰輔嗣易興無漢學意深惜之而鄭樵
遂謂王韓之學浮于桀紂鄭又本之范甯甯謂王弼何晏罪深于桀紂似皆偏
而失當不如朱子本義理說易而求實象亦不廢之變為
得易之本義但不用漢儒爻辰納甲飛伏諸邪說耳如惠
氏江氏之言則門戶習氣之私太甚姑勿與深論是非之
精微祇盡祛魏晉以來儒說而獨宗漢易惠氏易漢學孟易一卷虞氏一
卷鄭氏一卷京氏二卷荀氏一卷周易述以荀虞為主參以鄭氏宋咸于寶諸家此非天下之至
蔽者斷不若是之談學易而專主張游魂歸魂飛伏爻辰

交互升降消息納甲等說此非天下之至邪者斷不若是
之辭謂漢人所說皆伏羲文王孔子三聖人之本義此非
天下之至愚者斷不若是之誣夫以京孟之邪說荀虞易
卽孟易
駕之商衡因復駕之孔子誕誣甚矣孔子十翼具在有一
語及于納甲飛伏爻辰等說哉漢儒之易謂兼存一說則
可謂三聖之本義在此則不可且孔子學易寡過而孟喜
背師京房殺身豈易之用哉

言易而與程朱異旨者尙有數派如力闢圖象則毛奇
齡黃宗炎胡渭宗虞氏則胡渭黃宗炎惠棟趙繼序張
惠言崇鄭學則沈起元魏荔彤王宏錢澄之惠棟論變

通則連斗山毛奇齡說升降則刁包喬萊而毛奇齡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書易小帖四書以變易交易反易對易移易論易凡此皆漢學之支流雜派也

於書則有閻若璩古文疏證胡渭禹貢錐指惠棟古文尙書考宋鑒尙書考辨王鳴盛尙書後案江聲尙書集注音疏經師系表江藩曰自孔氏正義取僞孔書而馬鄭之注皆亡國朝閻惠出而僞古文寢微馬鄭之學復顯于世矣如胡渭洪範正論雖知僞古文而闢漢學五行災異之說是不知夏侯始昌洪範五行傳亦出于伏生非真能信漢學者也

按僞孔古文書至閻惠諸家書出舉世皆知已有定論

鄭

冲所得五傳以授梅賾乃奏上列于學官梁隋間諸儒
爲作義疏唐孔氏本之作正義唐代大行今所傳是也然
如若藥弗瞑眩則謂因于孟子人心惟危二句則据荀子
以爲出于道經是亦強爲周內以全抹殺之耳至于馬鄭
之注存于他書者王氏所輯後案具有成書以愚觀之豈
必能得二帝三王之意乎第以爲存古書可也

於詩則有惠周惕詩說戴震毛鄭詩考程啟源毛詩稽古編
顧棟高毛詩類釋范家相三詩拾遺錢坫詩音表江氏曰王
肅王基孫毓陳統互相申難皆本毛鄭自漢及五代未有不
本毛公而別爲之說者有之自歐陽修詩本義始於經義毫
無裨益專務新奇首開妄亂之端於是攻小序大序者不一

其人毛傳鄭箋棄如糞土至程大昌之詩論王柏之詩疑變本加厲直斥之爲異端邪說可也

按王柏刪詩罪無可道斥之爲異端邪說是也近人攻朱子者或罪柏爲妄謂朱子實啟之或挾柏爲功用證朱門之人且不遵朱子以爲口實皆非正論所謂項莊舞劍志在沛公者也愚謂朱子自是王柏自非史臣贊之無識許謙疑之是也陳師道信之非也至于小序自歐公朱子後爭者甚衆而馬端臨辨之尤力余別有辨若夫毛鄭異同昔人雖有專書平心而論毛傳得是者多但語意渾涵人多誤會耳鄭箋時有牴牾不如毛義爲長蓋康成初通韓

詩又注禮時未見毛傳後作毛傳箋却多用禮說所以有
不合後人各主一家互相申難誠不得已而近世學者或
妄謂鄭皆同毛詆孔疏爲不得理此袒鄭之陋習誣妄而
不顧其安者也不足與辨矣

於三禮則有沈彤周官祿田考惠棟禘祫說江永周禮疑義
舉要戴震考工記圖任大椿弁服釋例錢坫車制考張爾岐
儀禮鄭注句讀沈彤儀禮小疏江永儀禮釋宮譜增注褚寅
亮儀禮管見金曰追儀禮正譌張惠言儀禮圖凌廷堪禮經
釋例黃宗羲深衣考惠棟明堂大道錄江永禮記訓義擇言
深衣考誤任大椿深衣釋例三禮總義則有惠士奇禮說江

永禮經綱目金榜禮箋江氏曰自晉及唐三禮皆用鄭注至
宋儒潛心理學不暇深究名物制度所以於禮經無可置喙
然必欲攻擊漢儒僅于周禮中指摘其好引讖緯而已南宋
以後始改竄經文補亡之說興矣士禮十七篇文詞古奧宋
儒畏其難讀別無異說至敖繼公始疑喪服傳非子夏所作
而注文隱攻鄭氏於是郝敬之臆斷奇齡之吾說起矣延祐
科舉之制易詩書春秋皆以宋儒新說與注疏相參惟禮記
則專用注疏至陳皓乃爲集說不從鄭注於是談禮者皆趨
淺顯不問古義矣

國朝如萬斯大蔡德晉盛百二雖深于禮經然或取古注或

參妄說

謂朱子

吾無取焉方苞輩更不足道矣

按諸儒之于禮經誠爲盛業然朱子於儀禮用功甚深而於叙錄絕不齒及或參其說卽無取可謂公是乎

阮氏元曰賈疏周儀二禮發明鄭學最爲精覈惟自六朝至今說二經者甚多其精義及制度術算文字訓詁多有出于賈氏之外者皆可採擇至康成亦間失經旨而三鄭亦或有異同撰疏者若守疏不破注古法難決從違云云

按此阮氏之說可謂卓然不易偉論矣蓋三禮專主制度名物此自漢學勝場况又能不拘注疏舊法兼收博取實事求是論學皆能若此固萬世之眼目矣但任此者不易

得其人耳

於春秋則有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馬驥左傳事緯及附錄
陳厚耀春秋長厯世族譜惠棟左傳補注沈彤左傳小疏江
永春秋地理考實三傳總義則有惠士奇春秋說江氏曰宋
以後貴文章治左氏公穀竟爲絕學阮君伯元云孔君廣森
深于公羊之學然未見其書

按左傳與毛詩在漢代興之最晚而傳之獨盛哀平之季
迄於東漢爭左氏者若劉歆鄭興父子尹咸陳元范升賈
逵鄭元詳矣六朝及唐亦惟治左氏者較盛故陸德明謂
二傳近代無講者則非自宋人始漢學家非不知之特欺

世無聞而駕以誣宋人爲之罪耳且貴文章亦不自宋以後而公穀亦未嘗非文家所貴此則非漢學者所及知耳其爲之注者服氏匙存惟杜爲甲孔冲遠已自云爾則世人罪唐人作疏褻服用杜者亦誣也

詳見中卷

至何休公羊解

詁悖理傷教甚衆康成發墨守于前劉原父權衡於後以及蘇呂晁黃之書旣明且允今或有祖述何休爲專學者則客氣好事豪舉而已大抵爭春秋者有二一則爭傳以衛經一則爭注以衛傳究之啖趙陸胡與夫賈服紛紛著述微有顯聽世興行近人攻杜預惜糜信輯賈服紛紛著述志亦勤矣迄不知於游夏所莫贊者果能通其指乎似不

如大義數十炳于日星之論爲有裨于治教王綱耳

於四書則有閩若璩四書釋地江永鄉黨圖考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劉台拱四書駢枝毛奇齡四書改錯大學證文錢坫論語後錄

按如四書釋地鄉黨圖考誠爲朱子功臣故凡爲學但平心求是補正前賢是前賢之所攸賴而望于來世之有其人也若用心浮淺又挾以門戶私見叫囂呵斥惟以能詆訾前哲爲爭名自矜之計則無論其言未是卽是亦不成氣象矣朱子四書集注惟重發明義理以訓詁名物注疏已詳不復爲解故曰邢昺論語疏集漢魏諸儒之說其于

章句訓詁名物之際詳矣學者讀是書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注疏有不可畧者又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釋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如此按臧氏玉林曰治經必以漢注唐疏爲主曰此特理奧有不能驟領亦懼爲其所隘也諸人推此以爲臧氏宗旨矜爲獨出不知皆朱子緒言也且臧氏懼爲所隘遂逃而去之終身不復求之理奧此所以蔽也又曰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按漢學家惟刪此一層遂差失離畔而去據此可知朱子非廢訓詁名物不講如漢學諸人所訾謗也大抵爭四書者於大學欲復古本去格致補傳此自宋代以來紛紜甚衆不始于今日於論孟欲刪集注此創于黃

震後顧或警集注未當別自改爲注說此自毛奇齡戴震氏和之之竊謂自唐人定注疏論語所取包張周八家之說後如唐宋諸家所有解義皆經朱子訂取幾于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者蓋朱子於他經固皆極精微而于四書尤其平生全力所萃故旣爲集注又爲或問以發其所以裁取之意幾經審諦而後定著後人甫得一粗解便矜爲獨出不知是其所再三研慮而簡別不肯用者也孟瓶庵言今人未毀齒便讀朱注後來畧見別解却痛詆程朱此言誠足爲大戒又云毛西河攻擊程朱不遺餘力其所最以爲得手者以程子言性中只有仁義禮知易嘗有孝弟來以爲爲初入學時便不喜此語考朱子答范伯崇書一條當日己明辨之毛氏不知以爲獨出之見可以詆訶程子其亦愚而不知量也已因憶惜抱軒筆記有一條說孟子必有事焉以爲程子及程門諸賢說此皆從心體上說朱子他處亦多取之至孟子集注乃云必以集義爲事似是誤也云云樹按朱子有答何叔京書一條政辨此義且程子亦有此說數處甚詳惜抱偶未見耳乃益信學者不可輕議集注顧亭林疑仁者安仁集注引上蔡說不當欲去之不知上蔡語雖似少溢固爲安字解若亭林所引太甲

顏子非安仁之事也又劉台拱論語駢枝解文莫猶人引
說文方言廣雅以文莫爲勉強似也而以躬行君子爲由
仁義行則非是凡如此類不可也或屏集注禁子弟不許讀
更僕姑舉一二學者詳之可也
某或斥不應立有四書之名汪中○按朱子卒于慶元六
年庚申三月越十二年嘉定
氏或斥不應立有四書之名辛未劉焯爲國子司業奏乞開僞學之禁刊四書于太學
理宗淳祐十一年真德秀乞進讀朱熹大學中庸章句論
語孟子集注此四書之始也四庫提要曰論語孟子舊
各爲帙大學中庸舊禮記之二篇其編爲四書自宋淳熙
朱子始其應爲令甲則自元延祐復科舉始古來無是名
也然朱子書行五百載矣趙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
梁武帝義疏以下散佚並盡元明以來爲四書者甚衆明
史藝文志別立四書一門蓋循其實焉朱熹尊經義考於
四書之前仍立論語孟子二類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凡說
大學中庸皆附于禮示不去儀羊之義按此卽汪氏之所
以藉或於中庸別改章段李光地○按安溪平生事事學
手
著書則皆暗與朱子立異如論孟則有劄記大中則有章
段易有觀象詩有詩所以及參同陰符楚辭皆有注榕村

割記則擬語類文集擬大全集或爭今集注非定本而妄引祝氏本欲易

之

於小學則有邵晉涵爾雅正義王念孫廣雅疏證戴震方言
疏證江聲釋名疏證補遺續釋名任大椿小學鈎沉字林考
逸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吳玉搢別雅段若膺說文註訂於音
韻則有顧亭林音論古音表唐韻正韻補正江永古韻標準
四聲切韻表音學辨微戴震聲韻考聲類表孔廣森詩聲類
洪榜四聲均和表

按小學音韻是漢學諸公絕業所謂此自是其勝場安可
與爭鋒者平心而論實爲唐宋以來所未有然而阮氏謂

顧江戴段諸公韻學皆不能出陸法言之範圍也

於經義總則有顧炎武九經誤字惠棟九經古義江永羣經補義臧琳經義雜記余蕭客古經解鈎沉劉台拱經傳小記王引之經義述聞武億經讀考異義證

以上皆據江藩 國朝經師經義著錄所謂專門漢學者

也其實諸家所箸每經不下數十種有刊行而不爲江氏所採者有刊行而江氏未見者有刊行在江氏著錄之後者有僅傳其目而竟未成書者

如錢大昭可庵著述僅刊書名及序例而實無成書

新名林立卷帙盈千充叔藝林要其中實有超絕冠代江河萬古自不可廢究之主張宗旨既偏則邪說謬言實亦

不少苟或擇之不精則疑誤來學眼目匪細固不敢輕以相假而弗慎取而明辨之也

由是以及于文章則以六朝駢儷有韻者爲正宗而斥韓歐爲僞體

漢學家論文每曰土苴韓歐俯視韓歐又曰骯矣韓歐夫以韓歐之文而謂之骯真無目而唾天矣及觀其自爲及所推崇諸家類如屠酤計帳揚州汪氏謂文之衰自昌黎始其後揚州學派皆主此論力詆八家之文爲僞體阮氏著文筆考以有韻者爲文其情亦如此江藩嘗謂余曰吾文無他過人祇是不帶一毫八家氣息又凌廷堪集中亦

詆退之文非正宗於是遂有訾平淮西碑書法不合史法

者

明艾千子曰宏治之世邪說興勸天下無讀唐以後書

驕心盛氣不復考韓歐立言之旨相率取馬班之書摘其字句因仍附和太倉厯下兩生持北地之說而又過之云云王遵嚴與弟道原書云學六經史漢最得旨趣根領者莫如韓歐曾蘓諸名家今觀諸賢尚有薄唐宋人之心故其文如此又云方洲嘗述交游中語總是學人與其學歐曾不如學遷固不知學遷固莫如歐曾諸公今人何嘗學遷固只是每篇抄得三五句史漢其餘文字皆舉子對策與寫東寒溫之套如是而謂之學馬班亦可笑也孟瓶庵云當時尙摹擬秦漢故薄唐宋近之學者又不知秦漢唐宋爲何物而隨聲附和亦以宋人爲不足學嗚呼其亦可悲也已愚按論學而薄程朱宗孔子論文而薄八家宗史漢此皆客氣強不知以爲知者也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云學者當于羲皇心地地上馳騁不當於周孔脚下盤旋近世錢氏謂陸清獻公曰公自從文公入某自從尼父入耳皆一類妄談也

舉凡前人所有成說定論盡翻窠臼蕩然一改悉還漢唐

舊規祧宋而去之使永遠萬世有宋不得爲代程朱不得爲人然後爲快足于心大抵以復古爲名而宇內學者耳目心思爲之一變不根持論任意譏彈顛倒是非欺誣往哲當塗者樹名以爲招承流者懷利以相接先進者旣往而不返後起者復習俗而追之整兵駭鼓壁壘旌旗屯營滿野雲梯火牛厭勝五禁之術公輸墨翟田單鄭生之儔縱橫捭闔蘓張游說之辨百出新學小生本無是非之心亦無恩仇之報但隨俗波靡矜名走利相與哆口聒目曳挺機臂而從之揚風縱燎欲以佐門爲鷹戰而決勝滅此朝食廓清獨霸而程朱之門獨寂然不聞出一應兵夫習

非勝是偏聽成惑若守文持論敗績失據吾恐此道遂傾
矣蓋嘗懼之故爲反覆究論以爲漢學之人有六蔽焉其
一力破理字首以窮理爲屬禁此最諄道害教其二考之
不實謂程朱空言窮理啟後學空疎之陋不知朱子教人
固未嘗廢注疏而如周程諸子所發明聖意經旨迥非漢
儒所及固不得以是傲之也至于俗士荒經古今通弊不
得概以蔽罪程朱如世治獄併案辦理也

楊慎曰宋儒以李斯之禍被之荀卿此言過矣弟子爲
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愚謂今漢學家以世人不讀注
疏之過被之程朱與楊慎之論又恰相反余嘗斷是獄

以爲師之於弟傳道者也庚斯端人取友必端荀卿謂
子思孟子亂天下以子張子夏爲賤儒以人性本惡放
言高論足啟焚坑之禍則以李斯之罪罪之不爲無因
若夫程朱言論道德初無偏倍今以王柏之疑經歸獄
朱子是則亦可以今漢學者之妄倣罪康成乎至于世
士不讀注疏則起於宋熙寧科舉之變法王氏新經之
學朱子云王介甫新經義出土棄注疏元延祐取士之
制明永樂之修大全錢氏大昕曰自宋以經義取士守
一先生之說敷衍傳會併爲一談
而空疎不學者皆得名爲經師至明季而極矣相沿既久爭趨簡易非程朱之
過也

其三則由於忌程朱理學之名及宋史道學之傳其四則畏程朱檢身動繩以理法不若漢儒不修小節不矜細行得以寬便其私故曰宋儒以理殺人如商韓之用法浸浸乎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所謂不欲明鏡之見疵也其五則柰何不下腹中數卷書及其新慧小辨不知是爲駁雜細碎迂晦不安乃大儒所棄餘而不屑行之者也沈水壺稱王充論衡藉諸子以證經之誤議在董仲舒上可謂盲論至朱翼尊經義考恭維一門多取孫穀微書緯書本荒誕固不足辨矣若今漢學家說經穿鑿僻妄義理淺狹如惠氏古義臧氏雜記最爲無取其六則見世科舉俗士空疎者衆貪于難能可貴之名欲以加少爲多臨深爲高也旣與程朱異趣而爲說不辨用意不猛

則其門戶不峻面目不著自占地步不牢求之于古漢儒之魁首惟鄭氏小學之導師惟許叔重而諸經號難治者惟三禮名物制度故諸人員之以招于世究其本志特出于私妄好事豪舉矜名原未嘗爲明經起見並未嘗反求之身推之人事實欲人已均獲治經之益國家獲通經之用也吾此論出必爲漢學者所切齒然吾非敢爾也姑令彼平情自反爲學而首禁窮理妄矜博辨別標宗旨果於孔子之教有當否乎夫爲學而首禁窮理則吾心無節觀物弗察其所訓釋經文傳注惟任于目不顧其安聞見雜博傳會僻違辨說譬喻齊給便利雖有左驗而實乖義理

辨而無用無闕宏旨段善本譏康崑崙琵琶曰本領何雜
兼帶邪聲漢學說經實亦如是新學小生學未知本批糠
眯目天地易位祈禱一差新奇是尙客氣虛僞強作解事
務出于衆人之所不知以爲博歧外生歧未有底極本不
足則以碎逃之說不足則以氣陵之囁囁恟愁談遁給奪
不知其所非勢將使程朱旣明之道復入于晦盲否塞豈
非橫流之禍與竊以漢儒訓詁名物以傳經抱殘守闕厥
功至大然初未嘗自以接周孔真傳爲是言者今漢學家
之言也吾嘗推求其故蓋因朱子嘗言秦漢以來儒者惟
知章句訓詁之爲事而不知潛心反已復求聖人之意以

明性命道德之歸程夫子兄弟出始因子思中庸得孔孟
不傳之緒云云朱子此論奪之于漢儒久興之後今漢學
家欲復九世之仇故亦欲奪之于宋儒既盛之年以六者
之蔽而加之以復仇之志此其七識

二字用
佛典

胎意如此至

風氣波蕩習俗移人或有著書攻辨宋儒反而求之不得
本心之所由者有之矣蓋新學之士未知是非之真徒以
矜名走勢苟妄附和機關用之既熟耳目濡染不覺自入
其流黃蘊生有言辨有口者倡之于前愚無知者和之于
後其敢于犯天下之不祥者非好名也卽好利也愚謂天
下自有公是公非宋儒義理實不能不用訓詁考證而漢

學訓詁考證實不足盡得聖人之義理而漢學家務欲破滅義理本既不足議論又乖用愈多馬愈良離楚愈遠如此而著書名非不美也學非不博也究之聖人不享其意卽已亦不獲治經之益徒增故紙中一重公案耳

明薛蕙曰訓詁

之書大抵未嘗知道持其區區之見以推測古聖人之蘊所謂肌說也若于聖人之微言無所發明雖整正小小文義亦非儒者所貴也矧其下者離真失正不惟無補于萬一徒增聖經之疵類耳蕙在明代其時未有今日之漢學而其言

考漢學家所執爲宋儒之罪者有三一曰以其空已如此

言窮理恐墮狂禪不知古今能辨儒禪之分豪釐利害之介者莫如程朱豈慮守捉者反爲盜賊邪亦過計矣按其說曰心性之學賈馬服鄭所不詳自王弼何晏柳子厚之

徒逮于宋熙甯以後此弊日深如使買馬服鄭生于是時亦不可以默而已也云云

此洪氏榜說

夫以漢儒未有禪之世

而信其不流于禪譬如執童子之未知妃色未見可欲者而信其與柳下同操也程朱之言心言理嚴辨乎禪坐懷不亂者也買馬服鄭當未有禪之世又不知有心性之學而不流于禪童子之未知妃色者也且今人利欲薰心矜名走勢而切切焉憂禪之爲心害亦過計矣事障未除而深憂理障又代憂夫他人之事障未除而恐其墮于理障又代憂夫必不中夫理障而恐其流爲他人之理障者豈不爲禪人所笑倒乎孔子曰夫我則不暇譬如蕩姬淫女

而憂其美之失節致敗壞風俗而切切然苦爭之豈不可
笑且如龜山近乎禪陸王全乎禪而其德業功名成就如
彼豈今漢學諸人所能夢見故使天下學者果人人皆能
如禪家之刻苦治心斬情斷妄其勝于俗儒之密對根塵
堅生情執日夜汨沒終身交滾于貪嗔癡淫殺盜妄言綺
語惡口兩舌顛倒夢想恐怖罣礙煩惱憂惑老死不悟者
已多矣故學人必於上項諸過俱已淨盡又實兼有龜山
陸王之道德學問然後乃可精辨禪學之失與陸王之學
之失所以害于道差謬于聖人利害得失實在何處

吾以佛學

致廣大極高明尊德性敦厚盡精微但前不道問學後不道中庸

否則自家事障未除如

唐太宗之責蕭瑀身俗口道不將爲彼墮禪者阿棄而不

屑與辨而又安能闢之哉

明薛蕙主張佛老謂之眞聖人其說本柳子厚立論過差誠爲

得罪吾道然其所云不肯同佛老于後世之儒其言未爲無見故禪之爲害並非庸流所

能中其病亦非小儒所能闢其非此事政難言之也

孟旹庵言

余觀楊龜山先生集爲人誌墓之文多稱其晚通佛學則知大勲德大道學皆不免旁通佛理然其人皆有根柢本

領若明世士大夫不過剽竊緒餘於此道實無所見也余此段議論及西原瓶庵之說皆似樊禪恐遺誤學術學

者要必兩邊究其實方能辨其故所望後賢以意逆志也漢學諸人之罪程朱以言心

言理墮禪不過竊取門面題目以成獄誣之而已非真有

見禪之爲害也如以宋明以來心學墮禪之害爲皆程朱

言心言性言理敗之而以爲之獄案則不知六經孔子已

言心言性言理矣無論程朱以前自六朝及唐禪學之興

與程朱無涉卽程子同時最深于禪者莫如蘓子瞻而子

瞻固譏程子言性言理者也朱子同時最近于禪者莫如

陸子敬而子敬固與朱子異頓漸之學者也程朱之後最

近禪者莫如王文成而文成詩曰影禪尙疑朱仲晦則諸

子墮禪謂因程朱而誤者非事實也陸王之學其旨皆出

于孟子而以爲程朱誤之事旣多誣東坡最喜禪

如思無邪齋銘

凡思皆邪也與子由本覺自明之旨皆以爲秘密宗門矣

溫公專言心

溫公作潛虛專講心學又曰光

近得一訣只管念个中字以述論之豈不是抱話頭又葉

少蘊避暑錄話云熙寧以前洛中士大夫未有談禪者偶

富鄭公問法于華嚴知其得於圓照大本時本方住蘓州

瑞光寺聲振東南公乃遣使作頌寄之執禮甚恭如弟子

於是翻然慕之者人人皆喜言名理惟司馬溫公范蜀公以爲不然既久二公亦自偶入其說而溫公尤多蜀公遂以爲譏溫公曰吾豈謂天下無禪乎但吾儒所聞有不必舍我而從其書爾此亦幾所謂實與而文不與者觀其與韓持國往來論中庸數書可見矣末因蜀公論空相遂以詩戲之曰不須天女散已解動禪心蜀公不納乃復以詩戲之曰賤子悟已久景仁今日迷又云到岸何須筏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月在天心此道極致豈大聰明而有差別觀此謂溫公不通禪可乎而向來不聞有人議其流害而獨罪程

朱抑又不平若以程子之言有似于禪者則朱子嘗作記疑一卷已辨其失程子之意若以程門諸賢之流于禪者爲程子之罪而如龜山之出其所陳時政絕無一毫禪病誤人家國高宗不行其言高宗而行其言則是豈不足以救弊夫禪之所以爲害在遺人事悖倫常程朱有之乎微

獨程朱卽龜山陸王有之乎然而程朱所以嚴辨乎禪者爲其所依託心性彌近理而大亂真也乃黃震等並舉其真理無差者而欲去之則又爲謬妄矣夫不考其實而第以其言及於心及於理卽指爲禪是必舉六經之言性言心言理等句而盡刪之俾天下之人皆作比干剖其心而去之然後乃免于禪非止懲羹吹壑並將因噎廢食也昔蜀漢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與作酒者同罰簡雍與先主游觀見男女行道雍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其具與釀酒者同李茂貞居岐以地狹賦薄下令榨油因禁城門

無內松薪以松可爲炬也有優者謂之曰臣請更禁月明
又禪家語錄有曰譬如脚上忽患惡瘡但當療瘡不當憎
脚如黃震顧亭林漢學家之議是何異欲縛行道而禁月
明兼憎脚邪且所疑于禪者又非禪之理也使眞解禪者
如張無垢蘓子瞻輩見之應且爲笑也何者是不知告子
之不求於心乃政爲禪之三昧而求心者非禪也蓋唐宋
以來學者所以墮禪皆專用心向裏就身心上做工夫直
要明心見性此實出于達摩剿除知解義學直指悟理謂
之頓門黃氏顧氏不知轉向義學搜捉賊犯又不覩聖人
之全遂於疑似之際而欲闢聖人之言其害更甚于禪何

也禁天下不許求心求理勢必使人人失其是非之心卽于惶惑茫昧而無復觀理之權衡矣近世漢學家又全不用心于內全不向身心上做工夫耳食門面語惟務與朱儒立異爲仇顛倒迷妄信口亂道其害又甚于黃氏顧氏何也但恃數卷駁雜斷爛漢儒之言黃叻少年皆議宿學勢必流于狂誕無忌憚要之責黃氏顧氏作之俑也自朱子廓清以後七百年不幸又生此大亂可懼之甚也夫諸人以程朱言心言理墮禪爲害于學術治術試考南宋以來其治亂政事得失之由何者是禪學遺之大害又何者是因程朱言心言理而致一一無實而虛構橫誣莫須有

三字何以信天下後世流俗無聞不學者衆耳食浮游附和
和不察併爲一談牢不可破此孟子所爲好辨也彭魯聞
曰勿論禪與不禪只有益于身心有益于天下國家者便
是正學只有害于身心有害于天下國家者便是邪說此
亦粗而有病
學者詳之夫孔子修春秋爲亂臣賊子也孟子闢楊墨

爲充塞仁義也韓子闢佛爲其去人倫無君父也程朱闢
禪爲其彌近理大亂眞淆聖學也漢學闢程朱則竊其說
而卽以鱗之其罪名獄辭所定案牘左證所牽皆在疑似
矯誣安得畢陶使聽直乎且吾決知漢學之人必無深慮
沉識眞能分明覩見禪之害正爲斯道至切大患處也何

以明之以其人制行皆溺于利欲常度黷貨濫色通勢矜
名私狹忿悵講經與躬行心得判而爲二無一人一事可
比禪德尊宿則知其志慮必不能閑邪衛道憂在萬世且
其學識亦必不能精思密察過于程朱也况今天下並無
禪病心學之失非明季之比而六經孔孟程朱之言亦必
無此流弊皆不煩代慮之也其一則以宋人廢注疏使學
者空言窮理啟後學荒經蔑古空疎之陋則又非實考朱
子教人爲學諄諄於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釋
名物以爲當求之注疏不可畧又曰秦漢以來聖學不傳
儒者惟知訓詁章句之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

夫性命道德之歸然或徒誦其言以爲高而不知深求其
意遂致脫畧章句陵藉訓詁坐談空妙而其爲患反有甚
于前日之陋者又曰自秦漢以來儒者不知反己潛心而
以記覽誦說爲事是以有道君子深以爲憂然亦未嘗遂
以束書不觀坐談空妙爲可徼倖于有聞也可見楊慎等
之論皆竊朱
子之言而即又曰或遺棄事物脫畧章句而相與馳于虛
曠杳渺之中又曰其有志于爲已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
于心而無事外求也此方眞
是禪是以墮于佛老空虛之邪見
而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也此指
陸子又曰近看中庸古
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

佛而言之者豈能如此殷實因此方知擺落傳注須是二
程先生方始開得此口若後學未到此地位便承虛接響
容易呵叱恐屬僭越氣象不好不可不戒耳又識駁胡絃
父在不當承重說後云今之學者於古人之遺文不爲之
詳究以空言而議朝章以清談而干王政是尙不足窺漢
儒之壘而何以升孔子之堂哉又引說文解易恒卦又於
大有用享以爲亨享字易中多互用因言文字音韻是經
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此等處不理會却
費無限辭說牽補卒不得其意亦甚害事

可知今人主張
鄭學小學以爲

門戶皆竊朱子之
緒論而反習之

據以上諸說朱子教人讀書平實如此

何嘗如今漢學家所嘗云爾哉其一則曰以其講學標榜門戶分爭爲害于家國夫自古亡國以用小人近世議論專以亡國之禍歸之君子或謂之曰黨曰道學曰講學之家曰講學門戶若以比于佞人宦寺尤當戒者而不聞一人議曰某代之亡以用小人之過也可謂失其本矣或云洛蜀黨分而北宋亡道學派盛而南宋亡試平心核之徽欽之亡外以海東青內以花石綱於洛蜀黨何干趙汝愚韓侂冑之分黨而啟黨禁也固也南宋之亡果以道學盛之故乎夫不咎蔡京童貫而咎洛蜀黨不咎韓侂冑而咎道學派不咎嚴魏而咎東林此果爲理實之言乎至南宮

靖一作小學史斷又以宋之南渡爲道學之功宋之不能
恢復由僞學之禁此又不然惟元仁宗曰儒者所以可貴
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此言至平實若夫眞儒濟世
其人旣不多遇有其人而又不利用則亦無益孔子並不能
救魯之弱孟子並不能挽戰國之亂不用也今旣不可以
魯之弱戰國之亂爲孔孟之罪亦斷不可謂魯之延戰國
不速亡爲孔孟之功凡此皆小人誣正及僻儒虛矯非事
實也世又謂程朱見道之明不應爲黨此亦不然夫講道
刑仁氣類朋來自然之理五臣不同氣而與共驩爲類乎
孔子不與顏曾同氣而與陽貨季孫爲類乎諸人之論全

不平心論事惟膝紙上之口似是而非以箝制人口動以
亡國之禍加之使不得脫此帝舜所謂讒說殄行也夫不
核邪正是非禍亂政教所由之實而概以亡國之罪加之
正人君子果經世之言乎世論東林則同類之中賢奸先
混伊雒則攀援聲氣末流依附雖創始諸人未必逆料及
此而推原禍本則一二君子不得辭其咎又以明之亡亡
于門戶門戶始于朋黨朋黨始于講學講學始于東林東
林始于楊時又論明馮從吾之爭講學以爲士大夫甲科
通籍於聖賢大義不患不明顧須實踐何如耳不在乎聚
而講也宿松朱書亦言陽明之失失在講學誠有如胡端

敏之言者又曰古未有在位而講學者凡講學于居官之日皆所不取說者以中原陸沉實清談之禍雖爲過甚揆其流弊不得謂非有由也以上諸論誠爲有見亦頗皆實事無可置辨然愚心終不安其實蓋不然也問嘗反覆推究以爲堯舜之世亦有共驩豈得爲四岳五臣之咎孔氏之門弟子三千聲氣攀援甚矣豈可執爲聖人之咎則論東林伊維之說非言之信也自古聖帝明王因時立政曰以救敝而已揖讓征誅忠賢文之尙末流且滋弊端則因東林始于楊時而欲集矢于程子非言之信也伊古以來不能使仕宦者皆明于躬行實踐皆賢哲有學之士則謂

士大夫甲科通籍皆明于聖賢大義無容講學非言之信也
堯舜都兪吁咈其戒臣鄰也曰余違汝弼汝無面從臯禹
之謨喜起之歌伊傳周召之訓漢唐以來名臣碩輔所進
忠于時主者刑賞舉措公私黜陟政治得失地方利病民
生休戚無非講學而謂在位者不當講學非言之信也陽
明之學是邪在位何不可講非邪在下又可講乎不論所
講之是否第執陽明爲不當在位講學非言之信也且夫
所爲講學者何先乎非尤當講明進退出處語默之義乎
經故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又曰邦有道
其言足以興邦無道其默足以容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又

曰爲下不倍又曰惡訐以爲直又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亂也又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明之君子於此皆犯之安
在其能講學也冒講學之名而不精求聖人利用安身之
道徒使人詬病聖人之學不當講是誣之也昔程子以易
之艮示郭忠孝曰艮止也學道之要無出于此忠孝因榜
其室曰兼山立身行道皆自止始易之爻象有六曰時曰
位曰德苟違其義皆垂凶悔吝之戒凡此皆切近之學明
之君子舍此不講而攻人之惡今之君子第見其害不究
其實懲羹吹鑿因噎廢食因執論以爲士大夫不當講學
二者交病而皆失至死不相服竊以爲皆誤也夫堯舜禹

之傳天下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講學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講學
也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夔典樂教胄子直寬剛簡九德之
行講學也周官三六德行之教樂正司成論說講學也易
曰明辨晬議德行講學也孔門弟子問仁問政問君子問
崇德修慝辨惑講學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講學也未
達者之用在講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懲忿窒欲遷善改過
進退出處辭受取與語默謙晦不邀名不願外居易俟命
素位之學旣達者之用在講治平之理興仁興讓儉事定
國之機藏恕喻人之道理財用人好惡公私義利得失之

戒七情五性之毗于偏也如油著麪利害存亡之幾決于毫釐千里自一身而至邦國自一物而至萬類何在非學何在不當講故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孰謂不當講學邪今夫治河者導之使順軌則行乎其途而不爲害若強壅之以逆其性未有不潰決汎濫者也故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故禁學者不當講學毋論非理道之正而其勢亦必不能終遏於是執子莫之中者謂學者當有躬行之實不當有講學之名斯論一出天下推以爲名言篤論矣以愚論之亦非信言也孔子論誠身之目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然後繼之以篤行夫學不講則道不明道不明安必躬

行之皆出于是邪故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
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
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然則謂躬行者不當講
學非言之信也或又謂講學宜也祇當自講不當召聚徒
黨以爲之名馴至聲氣攀援之弊似也而亦未盡事理之
實夫傳道得吾徒有講則必有聽受之者天之生斯民也
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聖人作而萬物睹師道立
則善人多古人恥獨爲君子儒者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
安得如生公說法聚石爲徒乎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臨
觀之義或與或求論語開宗明義第一章曰學而時習有

明自遠方來又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又曰誨人不倦又曰狂簡不知所裁皆講之于人也世之君子讀醫論世斷國計著書立言以折衷古今大義乃併學而一章亦未讀吁可恠己且夫所爲講學者非將欲試之于用乎使第一人閉戶私居面壁對陳編而切究固可以自淑矣假如疑無與析奧有未通或致歧誤流害人心世道國計民生豈不悔辨之不早辨乎借使皆徹矣無疑矣不誤矣一旦用之亦必上告吾君中語同僚下詔百姓告之語之詔之不能皆喻必須講辨則仍是講學也故學縱可一人獨講斷不能一人獨行故謂講學不當同人者此無意于公天下

用天下之言其意思局量亦甚迫隘矣若又以伊尹傳說太公之初爲說則又非倫王佐之人不世出安得恒置數百年天下萬衆不學萬事不理以待之迢迢不世出之王佐乎則以講學祇當杜門自講不當同人者非言之信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在上者司成學政校官官爲之講學在下者師儒爲之講學如唐虞司徒典樂之法周官德行道藝之教孔孟六經之言蘓湖白鹿之規講之愈明愈甚國家皆受其福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然則亦患不講學耳豈謂不當講學邪若明人之講處已太高凌厲激訐於疾之已甚斯疎斯辱未信爲謗不可則止等

戒均昧出位干政樹幟以講學爲號收召好名之徒以爲
聲氣不思艮止之訓是慝也而弗修是惑也而弗辨是忿
也而弗懲若是者政坐不講學也夫講學者鼓盛氣以強
人從己未有不激人之怒者况施之敵以上及人主也然
則非講學之足爲害而講之歧其方誤其用徇外爲人以
滋之害而貽世口實也大抵論事者第論其大體得失之
數而不深究其致敝之實往往情與事不相中晉楚帶劍
各執其龕疎之見似是而非馴至潰敗决裂大繆不然而
終不肯降其心析義未精未嘗異入事理而權之也故曰
異以行權如明人之講學是也其所以爲講者非也世之

君子睹其害而不察其所以然動詆之曰講學家因調士
大夫不當講學亦非也紛紛異論邊見謬說惟第論大體
得失之數而弗詳究其實也推之而昔人青苗保甲手實
雇役諸大端亦若是則已矣凡此政學之所宜講也孰謂

不當講學耶

按後書申屠蟠傳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

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故漢明黨禍其罪在于非許朝政造作虛譽此政坐不講明哲保身之學耳若但如儒林傳序樊準徐防等疏鄭元等傳所述立學講授大末京師建立太學訪求名儒徵詣公車以充禮官公卿各舉明經立五經博士分門專業各以家法教授士之願學者造太學受業兼通者爲高第遷爲講郎太常差次總領通經術者皆得祭舉或宦學既成以老而退安車駟馬告歸鄉里各以其學開門授徒四方來游從者不拒至太學教法宜採漢晉

宋元諸儒如左雄黃瓊胡廣朱子許衡不忽木論學校成
法故事斟酌畫一使天下曉然于一道同風之旨經學小
學外律算度政分立科師職業分明斯固不異學士皆通
經足用自無明人門戶紛歧之弊及科舉空疎之陋矣

又考異說之興其始由一種知賢之過不能反已潛心盡
精微之蘊以約之至道之正而又或鼓之以客氣浮情遂
如水火之不相爲謀此在思孟程朱之世已然如楊墨告

子蘓陸之徒是也

如東坡以伊川爲奸豈非過論葉紹翁
詆道學爲市近世熊賜履開道錄言陸

王爲異類蕭企昭言
陽明爲賊皆過言也

其後如黃震王柏等則信之不及疑

所不當疑不探本實爲說粗疎迄于楊慎郝敬李堪毛奇
齡等器識益浮淺偏見顛倒極口詆毀徒欲自絕惟顧亭
林以忠信之質濟之以博辨之學又以有激于時而務立

說以矯敝論近理實而人始尊信之雖不專主漢學而抑揚太過竟成禍胎迨閻惠繼起墮本勤末置通效賒而漢學考證遂於義理之外巍然別爲一宗主如田氏之齊成師之晉國統盜移矣蓋人情好異喜新矜奇愛博而閻惠起而恩之以豆區金鍾之施使人心悅從而漸移其畔朱卽漢之心後來戴氏等日益寢熾其聰明博辨旣足以自恣而聲華氣燄又足以聳動一世於是遂欲移程朱而代其統矣一時如吳中徽歛金壇揚州數十餘家益相煽和則皆其衍法之導師傳法之沙彌也曲而辨之其塗則異總而斷之其失則同何者同昧其本而競談其末也吾嘗

論附宋學者或有愁儒攻程朱者必無君子心術邪也昔者孔子孟子原因人心多蔽義理不著邪說誠行充塞仁義懼爲世道之憂故修訂六經相與講明切究以續夫唐虞司徒之教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凡以爲明德也明民也明德明而後知修齊治平相因之序而不可易亦明德明而後知大中至正之所在而不可偏其物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際其事則日用動作進退取舍是非邪正之分所謂率性之謂道率此也修道之謂教修此也六經之爲教于天下萬世如是而已今漢學家首以言理爲厲禁是率天下而從于昏也拔本塞源邪說橫議較之楊墨

佛老而更陋擬之洪水猛獸而更兇何者洪水猛獸害野
人此害專及學士大夫學士大夫學術昧則生心發事害
政而野人無噍類矣荀子曰飾邪說文姦言以凜亂天下
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不足以合文通治然
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漢范升曰孔
子曰博學約之弗畔矣夫學而不約必畔道矣又鄭賈之
徒譏公羊以爲言乖典籍詞理失所是爲俗儒何平叔曰
善道有統故殊塗同歸異端不同歸也蘓子瞻曰學失本
源邪說並馳大言滔天說論蔑性不謂自便曰固其理朱
子曰書愈多而理愈昧讀書愈勤而心愈肆元杜瑛曰先

王之道不明異端邪說害之也明黃太冲曰讀書多而不
求于心則又爲僞儒矣彭魯岡曰同一讀書爲誇多而讀
者人心也爲明善而讀者道心也近人陸世儀曰世有大
儒必不別立宗旨皆若爲斯人而發者也禪家語錄有云
修行之人有一分工夫便有一分勝心有十分工夫便有
十分勝心既有勝心則有我相我相勝心作大障礙愚謂
此昔人所謂飲藥加病學而名母者也陸子靜曰凡人溺
于勢利者可回溺于意見者難回孔顏所以貴無我克己
不遠復也古今學術之歧惟爭於此淮南子曰乘舟而迷
者見斗極則悟夫欲求斗極舍孔氏之義理何止欲求孔

氏之義理舍程朱之講辨何階今漢學諸公口言誦法孔氏而痛斥義理蓋談程朱全以勝心我相說經欺誣後生蕩滅本義不過欲反程朱而已程朱生前不幸蒙僞學之禁百年論定如日中天學者恭逢

盛世右文尊儒上學一道同風

列聖傳心

後先一揆

功令所垂薄海祇奉而漢學之徒以其謏聞駁雜之辨支離繆悠之論倡爲邪說傾敗正道簧鼓士心疑誤來學言辨而逆飾非而好潛移顯奪日漸月化數十年來此風遍蒸

海內如狂飈蕩洪河不復可望其澄鑒在上者其勢位既足以軒輊一世風會所尙一時高才敏疾之士又羣趨附之平居談論若不畔程朱卽非學言有偶及之者輒羞惡若將免焉若不共戴天之仇義必如是而後爲丈夫者周
園言王百穀之子王留以詩文門戶分別推遠其父若百穀生前負大辱于世而不屑爲其子者詩文門戶卽不同調亦何至自昧于人倫如是今之攻程朱者大率皆王留也又明葉文忠向高三賢祠記云新學繁興異端蠱惑有能彈射紫陽者舉凡所謂儒梟惑衆狙學擬聖悉萃于一則世共以爲高舉
時較章惇邢恕范致虛陳公輔胡紘施康年汪沈沈繼祖林栗諸人氣力更大焉詩曰雨雪瀟瀟見睍聿消莫肯下遺式居屢驕又曰雨雪浮浮見睍曰流如飴如髦我是用

憂乾隆初謝濟世詆朱子大學中庸章句且謂明代尊崇朱子之書以同鄉同姓之故因

奏請廢朱子章句而用其自注學庸頒行天下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朕聞謝濟世將伊所注經書刊刻傳播多係自逞臆見肆詆程朱甚屬狂妄從來讀書學道之人貴乎躬行實踐不在語言文字之間辨別異同況古人著述既多豈無一二可以指摘之處以後人而議論前人無論所見未必卽當卽云當矣試問于已之身心何有益哉我

聖祖將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最爲尊崇天下士子莫不奉爲準繩

而謝濟世輩倡爲異說互相標榜恐無知之人爲其所惑殊非一道同風之義且足爲人心學術之害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但此事甚有關係亦不可置之不問也爾等可寄信與湖廣總督孫嘉淦將謝濟世所注經書中有顯與程朱牴牾或標榜他人之書令其查明具奏卽行銷毀毋得存留欽此煌煌

聖訓誠天下學者所當服膺恭繹罔敢違失者也

明永樂二年鄱陽人朱季友詣

闕獻所著書詆毀程朱上怒遣行人押赴饒州會司府縣官杖之焚其書焉姚榮國廣孝作道餘錄專詆程朱其友張洪爲收焚其書見日知錄昔馮文敏琦萬厯時爲會試錄序中云高皇帝神聖兼綜條貫至風厲學官齊一統類萃萬代之耳目而懸之一鵠獨纂紫陽之訓詁夫宋儒訓詁豈必千慮無一失然而王制也今之爲新說者豈必千

慮無一得然而非王制也先王所是考漢學諸人於天文

術算訓詁小學考證輿地名物制度誠有足補前賢裨後

學者但坐不能遜志又無識不知有本欲以掃滅義理放

言橫議惑世誣民誠非細故譬如人有嬌施之淑姿又被

服都麗而恣行凶德飄忽背尊章棄丈夫引羣不逞少年

放蕩邪淫則是豈可惜其色俾任其傷風敗俗以亂大化

也哉又考凡漢學家所有議論如重訓詁斥虛空墮禪學

皆竊朱子之緒論而卽用以反罪之增飾邪說失真而改

其面目又一局矣孔冲遠所謂蠹生于木而還食其木非

其理也又考凡漢學家所有諸謬說實亦皆本之宋儒如

謂學者不當言性理

歐陽永叔
蘇子瞻等

大學非孔氏之書

楊簡等

大

學古本當從中庸分章刪風詩

王柏

欲刪四書集注不肯言

用心于內詆尙書人心道心爲墮禪

黃震

格物非窮理

司馬溫公

詩小序當從

馬端臨

諸如此類皆漢學家祖之以爲門戶者

既借朱子正論以反噬又借諸謬論以毒正曾不區別統

而目之爲宋儒而概以言之陰用其言而罪其人此鄭人

殺鄧析而用其竹刑之比也今余欲申宋學使不爲明辨

亦總而目之爲宋儒而概以護之是愛苗而不去其莠貴

粟而不見其糝晉楚帶劍臧穀同亡何以著義理之真也

又考漢學諸人所擅爲絕學以招于世者如訓詁小學天

文算術名物制度輿地考史實皆大學始教格物窮理條目中之事陰行其實而力攻其說如人亟資于布帛菽粟而忌言衣食之名因痛斥之豈惟用罔抑亦不惠矣竊宋儒之說卽痛詈宋儒竊大學之教卽力排大學此不爲昧其真心乎且漢學所擅爲門戶者皆古人小學始基粗迹固不可廢要之堯舜周孔之教之大全修己治人之要道不在是而乃訾蔑大本慙置不道矜其末迹增飾邪說以爲天下之學莫大乎是舉世附和以爲古今聖人惟孔子孔子之道在六經六經之旨在訓詁名物制度學者第從事名物訓詁自足通乎性與天道是爲唐虞周孔正傳朱

儒廢訓詁而空言義理啟天下以空疎談道使漢儒傳注不明于世故以爲之大罪而必欲火其書絕其人犁庭掃落以與天下易其門戶宗旨使無爲學術經術之大害蓋漢學之主意宗旨如是竊以訓詁名物制度實爲學者所不可闕之學然宋儒實未嘗廢之但義理考證必兩邊用功始得若爲宋學者不讀漢魏諸儒傳注則無以考其得失卽無以知宋儒所以或用其說或易其說之是而漢學諸人又全護漢儒之失以爲皆得則亦用罔而悍然不顧而已又按漢學諸人堅稱義理存乎訓詁典章制度而如考工車制江氏有考戴氏有圖阮氏金氏程氏錢氏皆言

車制同時箸述言人人殊訖不知誰爲定論他如蔡氏賦
役沈氏祿田任氏江氏盛氏張氏宮室黃氏江氏任氏戴
氏衣服冕弁各自專門亦互相駁斥不知誰爲真知定見
莊子所謂有待而定者邪竊以此等明之固佳卽未能明
亦無關於身心性命國計民生學術之大物有本末是何
足以臧也以荀子法後王之語推之則冕服車制祿田賦
役等雖古聖之制亦塵飯木屑耳何者三統之建忠質之
尚井田禮樂諸大端三代聖人已不沿襲又何論後世而
欲追古制乎昔元齊履謙於學博洽精通自六經諸史天
文地理禮樂律厯下至陰陽五行醫藥卜筮無不淹貫而

尤以窮理爲務精研洙泗伊洛之書多所著述又劉因初爲經學究訓詁音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子之書讀之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窮其學之所至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又王恂精算術裕宗問焉恂曰算數六藝之一定國家安民人乃大事也每侍左右必陳三綱五常之道及歷代治忽之所以然裕宗問心之所守恂曰許衡言人心如印版版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若版本差則所摹無不差云云又不忽木上立學疏極其科條之詳仍以義理爲主其教必本于人

倫明于物理爲之講解經傳授以修齊治平之道云云又
王黜言學者當以窮理爲先又趙復贈元好問以博謁心
末喪本爲戒考元一代學術規模皆本于許衡姚燧故其
議論淵源如此然則漢學家謂元明以來此道益昧有明
三百年長夜悠悠視天夢夢爲可悲者豈不誣邪夫以人
心之渺知道也渺尙德也幾不識仁義忠信爲何物皆以
蒼猾狠勝爲用飾智驚愚詐私逞妄曰偷曰薄天理不勝
私欲所賴宋儒發明六經孔孟義理之教以彌縫之激厲
之自闔門黨巷以達乎朝廷州里敦崇正學一道同風有
以維世道于不敝存人心于幾希所以貴有儒術也

金世宗曰

朕所以合釋五經者欲令女
直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

漢學者矜其諛聞邪說橫議

利本之顛共尋斧斤焉痛斥窮理力闢克己反心之學版
本之差孰大如是考其律身行已修整者固多敗行者亦
不乏忿慾任情踰閑蕩檢惟以有著述爲藏身之固天下
亦遂以此恕之貪黷卑汚者有之淫縱邪行者有之愼忿
忮克者有之舉無妨于經學通儒之名六經之用安賴是
乎古人所以致論于目睫也卽如朱彛尊之作風懷詩得
罪名教固見擯于洙泗而舉世眩其文學博雅無一士敢
插齒牙如有訾竹垞者則衆必以爲悖誕僇父而凡有能
詆程朱者則衆共引爲大雅豪傑有識之士眞學問種子

矣豈非慎邪

余旣爲此說友人多以見規其言有曰尊著書林揚解有傷物一門則此言竹垞云云似宜酌改或又曰竹垞作風懷詩乃其少年不謹之事中晚年乃著經義考君子於人固當許其改過如周處之輩何嘗遂絕于昔賢邪云云此誠爲長者之論忠誨勤篤敬當佩繹者矣但審思其義又別有利害蓋論竹垞者譬蕩姬佚女以色藝冠一時而不可以禮法繩之者也分別論之自當爲文苑之雄若余所切論正爲其作經藝考也何者使後世學者皆假塗託宿於經義而制行不檢皆以竹垞爲

口實以爲竹垞且爾吾何疚焉則是聖人六經特爲淫蕩輕佻之護身符也諸公寬論一竹垞而害萬世人心學術吾嚴論一竹垞而立萬世經學義理之坊所慮似別耳經義考本授經圖

西亭王孫所著

而作與崇文總目晁陳

志錄錢遵王敏求記等皆述授受之源流究繕刻之同異考存軼之虛實介於鑒賞考訂之間見聞旣博辨論亦精誠爲書林之寶向來書目所未及然於經旨義理全沒交涉祇以資于考証版本毫無益于身心道義是已爲買櫝還珠如王文成所譏尊經閣書如篋人丐夫之庫藏薄者也况又躬行邪行揭此以爲之大名以藏

其身而倡其惡于天下後世使援以爲口實邪考竹垞作風懷詩爲康熙乙酉時年四十一歲五十八歲輯經義考八十一歲刊曝書亭集不去風懷詩則不得以少年爲辭又非周孝侯英雄粗猛之過可比夫傷物者謂揭人隱過人所不知由我而發可已不已若竹垞之事其所自述已暴于世海內共知余爲經義立坊因以爲戒非傷物比也

按陳廷敬墓誌稱曹寅爲君刊曝書亭集未卒業而君歿世稱君子昆出請削

風懷詩而君不久非也昆田以康熙四十八年先卒附訂之于此

率天下之人力破義理是非之公舞文尙辨譁誣齷齪馴至橫流奔放人皆失其本心學術之差爲人心世道之憂

所關至鉅非細故也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漢學有焉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宋學有焉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